

武侠精品

(台湾)司马紫烟 著

# 佛劍情天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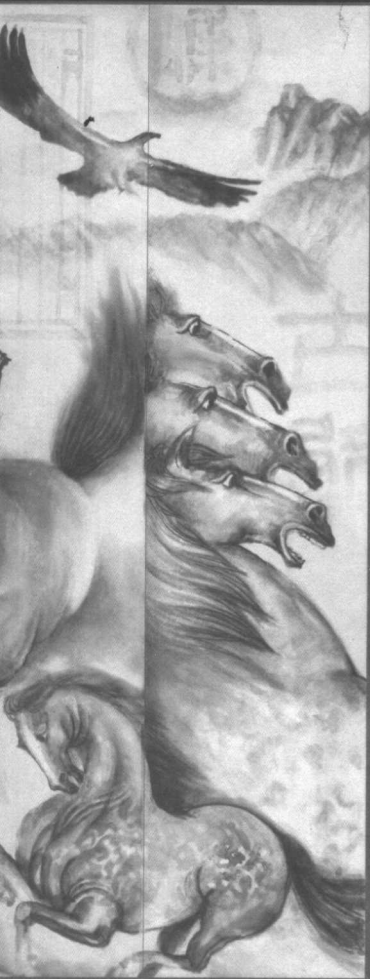
1



中原农民出版社



90242963



中原农民出版社

# 佛劍情天 ①

(台湾)司马紫烟 著



I247.5  
3192  
.1

R26969 / 06

原书缺页

原书缺页

正中央一站，手微抬，锣鼓声立即停止。

“各位乡亲父老……”

“当！当！当”锣声三响后，老少五人齐声道：“乡亲父老。”

接着，又由那人道：“兄弟姐妹！”

“当！当！当！”“兄弟姐妹！”

“小弟初到贵宝地，人地生疏，投亲不遇，盘缠罄尽，所谓‘人穷当街卖艺，虎饿拦路伤人’，在下不得已，在生活逼迫下，只好走上卖艺这条道路。”

语音一顿，锣鼓又敲响起来。

中年人手一抬，锣声静止，接道：“在家靠父母，出外靠朋友，贵宝地，龙蟠虎踞，六朝建都于此，小弟若有礼数欠周的地方，请各位乡亲父老，兄弟姐妹高抬贵手，有钱的帮个钱场……”

他话未说完，一个少女走了出来，道：“二叔，那位朋友说，出门匆匆，身上没有带钱怎么办？”

“没关系……”中年人道，“没钱帮个人场，兄弟仍然感激不尽。”

少女道：“二叔，那边一位朋友说，怎么光说不练，耍嘴皮子？”

“怎么会呢？”中年人道，“这是开场白，是理，也是礼，咱们出门在外，靠的就是朋友，要是礼数不周，咱们在金陵还能做买卖吗？既然那位朋友丢下话，咱们这就开始。”

“当！当！当！”锣声三响过后，一个少女走了出来，中年人道：“现在由二姐先侍候各位。”

他甫退下，那个梳着两条辫子的大姑娘，便开始在场子里翻筋斗。

一双又长又直又结实的腿，好像随时都可能把那条用小碎花棉布做好的裤子撑破。于是，博得全场热烈的掌声，接下来，是

两个年轻人对打。

他俩表演的是：“单刀破花枪”！

这种表演可以时常看到，并不足为奇，但是，这一对年轻人所使的可就是不一样，绝不是花拳绣腿，底子扎实得很。

先说使长枪的这位，枪法中之最著者，厥惟罗杨两家与李全之妻杨氏的梨花枪。

唐罗艺守幽州，擅枪法，自承一家，曰罗家枪。

北宋杨业戍边关，幼子得异人授以枪法，迥异世传，后亦以杨家枪法著于世。

又宋宁宗时，有贼寇李全，擅运铁枪，后传其法与妻杨氏，杨氏尝谓郑衍德等云：二十年梨花枪，天下无敌手，此则梨花枪之由来。

这年轻人使的正是杨家枪法。

长枪以灵活为主，这年轻人舞动时，进如潜龙出水，入如猛虎奔山，如雨打梨花，如风中轻絮，神妙变化，不可测度。确实深得枪中精髓。

再看那使刀的年轻人，刀法讲求：步、眼、身、手四法。

这四法，年轻人全做到了，无论砍、劈、切、削、撩、超、剪、截……都做到步、眼、身、手四法。

对打似乎乏味，但这对年轻人因为功夫扎实，丝毫不使人有枯燥的感觉。

当然，又博得一次满堂的掌声。

年轻人对打完，两个女孩一人捧着一面铜锣来求“看官们给两个钱”的时候，观众也乐得很大方，铜钱大把地往铜锣里丢。

接着，在锣鼓点敲得紧急的时候，两个中年人走了出来，首先向四方观众一躬到地——这可是大礼。然后，一人一手，托着一条银丝魔爪舞了起来。

只见银链飞来，一路舞了个满天银花，看得围在四周的观众

直叫好。

就在此刻，只见红彩一现，一个少女凌空一个筋头翻落在场中的钢丝上去了。

这少女很开放，作风也很大胆，上身只穿了一个肚兜，下体是一条绷得很紧的短裤，仅仅遮住了紧要的地方，凹凸分明。

她一登上钢丝，立刻来了一个“金鸡独立”、“凤凰展翅”的姿势。

那是单脚独立，一腿后伸，由下往上看去，神秘地带隆隆鼓起，引人遐思。

她以脚跟为轴，在钢丝上旋转了一匝，面对着观众抛了一个媚眼。

人头攒动，挤得水泄不通的观众，竟然鸦雀无声，在静静地观赏，用心地看着女子在钢丝上的动作。那个溜圆的屁股扭扭扭的，真绝——就像磨盘似的，随着她的身体摆动，而扭得十分有韵致。

蓦地，她忽然一个跳跃，身子往后一仰，然后双手抓牢钢丝成个弓形，双腿亦分开成“人”字形。

如此一来，“涪河三角洲”那块凸起的地方，像是“水蜜桃”，每个观众都傻愣了眼，差点流鼻血，有的观众在叹息，咸认是美好的杰作，有的观众在猛咽口水，喉头开始发干。

有的见过“欢喜佛”的观众，觉得“欢喜佛”的下体就是那女子此刻这样——多年来，总觉得世间没有这样的女子，今天总算让他看到了。

“啊！”围观的人群中，突然有人发出一声惊呼。

原来，钢丝上的姑娘此刻面朝上，弓字形的倒弯在钢索上，便在这时候，她似乎失手，身子住下掉，要掉下来了。围观的人欢呼中，全都替她捏把冷汗。

詎料，那位姑娘只在钢索下面翻了两个大车轮，便立刻又稳当当地回到钢索上。

“好！”人群中一个年轻人脱口一声叫了出来。这一声却引起另一位卖艺姑娘的注意。

只见她回过头去，盯视着这出声叫好的人，这一看，不自禁的脸一红，旋而心跳起来。

这人竟是一个年轻人，年龄在二十六七岁左右。

长得剑眉星目，鼻似悬胆，口若涂丹，丰神如玉，美秀绝伦。

姑娘神情一呆之后，美眸也跟着异彩飞闪。

此刻，钢索上那位姑娘翻上钢索，来回走了两匝之后，向观众一鞠躬，又作了一个罗圈揖，节目也全部结束。

那心神却被美少年勾起了的姑娘，这时才回过神来，捧着小锣，走向观众求赏。

当她走到美少年身边时，突然低声道：“我姓尤，叫丽娘，住在四方客栈。”

卖艺，需要自我介绍吗？明眼人一听，就知道是怎么回事。

美少年不是傻瓜，当然知道这卖艺姑娘对他的用意，但是，他目前的情形，实在不容许他有儿女私情。

对姑娘一番盛意，只好埋藏在心里，如果世间真有一个“缘”字，那么，以后还有相逢的机会。当然，他何尝不怀念这份艳遇，可是他现在有事，要到太湖畔去。

望太湖三万六千顷，历尽风帆沙鸟。看南朝四百八十寺，多少烟雨楼台。

苏浙地区第一大湖——太湖。

太湖东西长二百里，南北一百二十里，周围五百里，广三万六千顷，襟带苏、常、湖三郡，为东南水都。



昔传范蠡偕西施游太湖，以此绝代佳丽，再钟以太湖的灵秀之气，故后世人都艳称太湖一带美人多，妩媚秀丽，得天独厚。

太湖横跨两省富庶之区，一望无际，四周峰峦重叠，风帆沙鸟，一片湖光山色，其势犹如内海。

风浪大时，白浪涛天，处处有惊心动魄之感。

此时，湖畔人烟僻静之处，正有两骑健马并辔而来。

鞍上两人是仪表堂堂，且长相神似的年轻人。

两人意态从容，谈谈笑笑，已然走近一处竹林。

方待绕林而过，蓦然间，树林中哈哈之声大起，接着“飏飏”不断，一连纵出七人，七个人拦路排开，俱各睁大双眼，口中怪声狂笑。

这七人横眉竖目，气焰高张，一个个笑声各异，有的尖厉、有的干涩，汇在一处，听来令人头皮发炸，心悚意怵不已。鞍上二人一见，心知来者不善，双双急收马缰闪身下地，冷然不语，暗自凝神待敌。

七人笑声一歇，右首一个虬髯绕颊，身形魁梧的紫面大汉怪笑一声道：“恭喜恭喜，王豪等闻两位大侠得获重宝，特地一齐赶来道贺。”

原来这两人一个叫骆江，一个叫骆湖，乃是同胞兄弟，是武林中有名有姓的人物。

此时骆江双眼在对面几人脸上一扫，冷冷地道：“请恕骆某眼拙，未知另几位高姓大名，各在何处安窑立寨？”

最左面那个脸色青紫的瘦长汉子冰冷地一哼，一掀倒吊眉道：“大爷‘勾魂手’杜允，右旁三位是‘夺命三凶’丁氏兄弟，人家哥们乃是一方之霸，至于下面两位嘛？嘿嘿，姓骆的，不识黑白无常，你在江湖叫的什么字号！”

王豪接口笑道：“光棍眼里不揉沙子，咱们长话短说，二位得了宝，俺兄弟一来道贺，二则想借来瞧上一眼，以便长点见

识，二位爽快人，谅必不致见拒！”

骆江微微一晒道：“想不到来了不少的相好，骆某宝贝是有，乃是一把切金断玉匕首‘紫光宝刃’，以及一件南海万年火蛟皮所制皮甲，最大的妙用是穿在身上，能避一切内家掌力，任凭你掌力再强，有这皮甲护身，那性命可就保住了八成。”

说至此处，“锵”一声，摘下鞍畔的长剑，挥掌将马赶走，骆湖亦自亮出大砍刀来。

骆江扬声一笑，继续道：“这宝贝此刻就穿在骆某身上，诸位要看不难，只须露两手功夫叫骆某开开眼界。”

“勾魂手”杜允怒吼道：“老子先让你见识见识！”

欺身上步，右手五指如爪，直袭骆江当胸，左手寒光一闪，倏忽间多了一把匕首。

王豪见“勾魂手”杜允发难，大喝一声道：“动手的有份，各位好兄弟都别闲着！”

霎时间喝叱连天，兵器纷纷出手，“黑白无常”同使狼牙哭丧棒，王豪用一对单刀单拐，“夺命三凶”丁氏兄弟老大使九节霸王鞭，老二使厚背鬼头刀，老三使一对八角混铁铜锤，九个人十一件兵刃，加上掌劲腿风，喝叱吼骂，一场混战打得如火如荼，好似翻江倒海，天崩地裂一般。

“勾魂手”杜允与黑白无常等人皆非无名之辈，七个人在黑道上均是凶名久著，开山立寨，独霸一方的角色，各人皆有一身绝艺，要不是骆江皮甲护身，长剑不时接应骆湖，只怕两人早已血溅五步，横尸当场了。

骆江成名亦非幸致，长剑使得飞灵翔动，变幻无常，他的招术神妙，功力深厚，一人接下了对方七人的大部招数，的确不愧名家身手。

骆湖的厚背大砍刀重达四十八斤，力猛招沉，使起来虎虎生风，“夺命三凶”丁氏兄弟用的也是重兵器，四个人所好相同，

硬是狠砸的拼斗，尤其一对八角铜锤与大砍刀碰在一起，火花飞溅之中，那声音震得人耳膜生痛。

“勾魂手”杜允练的螳螂爪功，左手匕首护身，右手毒爪攻敌，所谓一寸长，一寸强，一寸短，一寸险，他出手狠辣，招招袭向骆江的要害。

王豪的单刀单拐功力深厚，招势沉凝，趁隙而攻，瞻之在前，忽焉在后，满是一副稳扎稳打的样子，

“黑白无常”乃一师之徒，两支狼牙哭丧棒直上直下，加上练的僵尸功，硬着双膝跳来跳去，看起来诡异已极。

酣斗之中，骆湖闪身避敌，忽将背部让至王豪左近。

王豪见到便宜岂肯不占，单拐一竖，直点骆湖“脊梁”穴，右手刀“冤魂缠足”，猛削骆湖足踝。

“夺命三凶”齐上，老大双锤挥舞，硬撞骆湖大砍刀，老二老三同声厉吼，霸王鞭鬼头刀左右击到。

骆湖四面受敌，怒喝一声：“好贼子，骆爷与你们拼了！”

拧腰旋转，也不管是否让得开左右袭来的刀鞭，大砍刀抡了半个圆圈，“呼”的一声，猛地以“泰山压顶”之势砸向王豪头顶。

王豪一声狞笑，身形暴缩，错步右闪，单拐“乌龙掉尾”，霍地转而击向骆江左腿，右手单刀“抽撤连环”，一刀搨向骆湖小腹。

骆江堪堪挡过“黑白无常”一对狼牙哭丧棒，陡地瞥到骆湖身处险境，当下不顾自身安危，探臂缩腿，让过王豪一拐，长剑“冰河倒泻”，疾刺太岁持鞭的右臂。

“勾魂手”杜允见机不可失，桀桀一声怪笑，身形电闪，连人带匕首窜入骆江怀中，口内狂叫道：“老子试试看！”

这一匕首正顶上骆江心窝，匕首刺穿长衫，立即一弹一滑，将长衫前襟拉了一条尺来长的口子，同时间“黑白无常”老大一

狼牙哭丧棒砸在骆江背上，只听“卡”的一声，棒上的狼牙将长衫背后撕得稀烂。

骆江被前后两股兵器一顶，身子略一晃动，人却未曾受伤。

“勾魂手”杜允狂喜大叫：“这宝贝当真管用，兄弟们，赶快先卸掉骆江的四肢，骆湖留着慢慢收拾！”

叫声未歇，八九件刀鞭锤棒已经狂风骤雨般地击向骆江身上，眼看骆江就要血染黄沙，分尸乱刀之下。

突然地，一株参天乔杉顶上响起一声极为高亢的啸声，这啸声好清越，好嘹亮，好悠长，饶是这般悍不畏死的恶霸强梁，啸声一起之后，仍是仰首高空，露出满面惊惶之色。

这啸声仿佛龙吟，仿佛凤鸣，环山而绕，久久不绝。

王豪低喝一声“走”足尖点地，身形尚未纵起，霍地一条修长人影自天而降，这人影尚未着地，忽然在众人头顶快速绝伦地盘旋一匝，只听一声声疾促吐气之声，霎时间恶徒皆定立当地，一个个手握兵器睁目怒视，前俯后仰，姿势俱各不同。

情势一清，场中现出一个身材修长的年轻人，这年轻人眉清目秀，英姿俊朗，正是林佛剑，因为他见到骆氏兄弟二人的武功路子，像极青城山祁家的武功，所以才插手相助。

骆江略定心神，来至年轻人身前抱拳道：“大侠救命之恩，如同再造，骆江大德不言谢，请教大侠尊姓？以便在下称呼？”

年轻人拱手道：“在下林佛剑，区区小事，何足挂齿，骆大侠万勿客气。”

接着向骆湖道：“这位想必是骆湖大侠，在下久仰二位大名。”

骆湖急忙抱拳还礼，口中连称幸会，并谢解危之德。

正在此时，湖中传来一声娇笑道：“好多人啊，我也来凑凑热闹。”

接着欸乃声中，一名紫衣绝色少女，不过二八年华，摇着

一叶扁舟，自远处而来。

百来丈距离转眼即至，瞧少女脸不红、气不喘，功力自当不凡。

紫衣少女在扁舟即将靠岸之际，莲足轻点，娇躯如一片紫云飘然向岸上降落，姿势曼妙飞舞，仿佛天女下凡一般。

骆家兄弟见了，齐声惊呼道：“‘天降谪仙’！你是‘天怪’寒傲天的女儿寒若水！”

林佛剑乍见寒若水时，浑身一震，似是故人重见，大感诧异。

但当骆家兄弟叫出紫衣少女名字时，他反而如梦惊醒，松一口气。

只是喃喃自语道：“真是太像‘她’了，唉！这些年来，不知她现在过得如何？还记得我吗？”

寒若水似是对他特别感兴趣，笑道：“喂，你叫林佛剑？”

林佛剑已恢复正常神色，淡然道：“正是。”

寒若水瞄了如临大敌的骆家兄弟一眼道：“你为什么要救他们？也是为了宝甲吗？”

林佛剑道：“不是，不过是路见不平，拔刀相助罢了。”

寒若水道：“那我叫他们送给你，好不好？”

林佛剑皱眉道：“无功不受禄，况且又非姑娘之物，姑娘怎可做主？”

寒若水霸气十足道：“为什么不可以？我想怎样便怎样。”

林佛剑刚在江湖上走动，并不了解寒若水的父亲寒傲天与其师弟萧莫野，人称“天地双怪”，亦正亦邪，且行事从不按照牌理出牌，只凭一己喜恶，是江湖上很令人头痛的人物。

而寒若水小小年纪，不但武艺惊人，且更是刁钻蛮横，杀人不眨眼，比之双怪更加难缠，更加令人头痛。

乍闻寒若水言语，林佛剑不悦道：“姑娘如此任性，在下很

难苟同。”

骆江不愿林佛剑惹恼寒若水，若引来寒傲天，大家都倒霉，赶紧道：“林大侠，寒姑娘是冲咱们兄弟而来，我先跟她谈谈。”

寒若水却毫不在意林佛剑的态度，笑对骆江道：“你要跟我谈什么？”

骆江道：“姑娘想要在下的宝衣？”

寒若水淡笑道：“也不是，我只是听说你们兄弟得了宝甲，想看看这万年火蛟皮长得如何罢了。”

骆江正在待开口。

寒若水又继续道：“不过现在我改变主意，要你们兄弟将这宝甲送给林公子。”

林佛剑简直啼笑皆非道：“真是胡闹，姑娘若再坚持己见，在下就要走了。”

寒若水白了他一眼道：“真是狗咬吕洞宾，不识好人心。你既然不肯要，我也不会逼你。”

转身向骆家兄弟道：“既然林公子不想要，算你们运气好，走吧！”

骆江、骆湖松了一口气，双双向林佛剑拱手为礼，奔向马匹所在地，上马放蹄而去。

二人走后，林佛剑看着被自己制住穴道的七人，觉得有些为难，不知该如何处置。

寒若水眼望骆江、骆湖远去的身影，嘴角浮起一丝诡笑，然后回转身形，发现林佛剑正打量眼前七人，似是踟蹰不决。

轻笑一声，柔手微举，纤指连弹七下，皆中七人死穴，咚咚咚咚连声七响，七人顿时了账，死得冤枉。

林佛剑脸色大变，怒道：“你怎么可以杀人？”

寒若水诧异道：“你不是在考虑用什么方法解决他们吗？用我这方法最是快捷方便，你还不高兴？这也是最好灭口的方法，

永除后患。”

林佛剑想骂她又说不出口，叹了一口气道：“你误会了，我是想该用什么方法规劝，好让他们能够改过向善，若是他们果真冥顽不灵，顶多废了他们的武功便是。”

寒若水一吐香舌道：“我怎么知道你是这么多的心眼？下次你先说出来，不就得了。”

林佛剑道：“杀人本就不对，就算我没有交代，你也不该骤然下手。”

寒若水不知怎地，平时高傲刁钻，目中无人，连她爹都宠让她三分，对林佛剑居然万事皆顺，毫不任性。

闻言笑道：“好嘛，听你的，以后我不到万不得已，一定不杀人。”

林佛剑摇头道：“不，是无论如何，不准杀人。”

寒若水吃吃笑道：“好吧，你怎么说怎么好。”

林佛剑对这么一个“乖顺”的美少女，自也无法再多苛责。

寒若水又道：“林哥哥，你要到哪里去？”

林佛剑道：“我回金陵，姑娘呢？”

寒若水望着骆家兄弟离去方向道：“我还有事要办，林哥哥既然要去金陵，就此别过，过两天，小妹再到金陵去找你。”她倒是天真无邪，一见如故，连称呼也改了。

林佛剑拱手道：“那就后会有期了。”

寒若水微微一福，便向骆家兄弟去向，施展轻功，飘然而去。

林佛剑匆匆来到太湖畔，又匆匆要赶回金陵，为什么？江湖人，江湖事。

带着迷惘心情离开太湖畔竹林的林佛剑，脑海里不时出现三个倩影，柳菲菲，是他童年玩伴，青梅竹马，长大后彼此也情投

意合，如今，物是人非，伊人不知何处，想起来徒增烦恼，伤心往事。另一位，那便是太湖初识的寒若水，她，太像柳菲菲了，如果不知道底蕴的人乍然相见，会以为她们是同胞姐妹哩！两人面貌酷似，但性情各别。

前者，柔中带刚，后者，倒是天真无邪，一见如故。还有，卖艺的姑娘——尤丽娘。

现在他回到了金陵，正在城中街上闲逛。

走到街角转角处，略一停身，似在考虑下一步的行止，蓦地，一阵银铃般的笑声，随风传来。林佛剑听来觉得很耳熟，微一回身，已看到发出笑声的人，原来，这人正是太湖湖畔遇到的寒若水。

寒若水正与两名十多岁的孩子在巷口看斗蟋蟀，玩得不亦乐乎，故而不时发出欢乐的笑声。林佛剑目光一亮，便想移步过去，但转念一想，又带着顾忌的收回脚步。

寒若水这时恰好抬起螭首，一眼见着林佛剑，笑容更炽，丢下玩伴，奔了过来。

林佛剑含笑道：“寒姑娘也到金陵来了？”他嘴里这样说，心里可在说：真是巧合呀！

“当然！”寒若水来到面前，娇嗔地笑道：“人家等你好久了。”

林佛剑诧声道：“姑娘找在下有事？”

寒若水拽着林佛剑的衣袖，拉他前行，说道：“我有个好东西给你看。”

林佛剑自是不忍拒绝，任由她带领，来到一间客栈的上房中。

待林佛剑坐定，寒若水倒了一杯水，便迫不及待的现出宝来，竟是“紫影宝刀”。

林佛剑乍见，皱眉道：“寒姑娘，匕首怎又落入你的手中？”



寒若水见到林佛剑一脸不喜，不禁甚觉扫兴，闷闷地道：“是骆家兄弟送给我的。”

林佛剑自知她是用霸王硬上弓的，沉下脸道：“姑娘……”

寒若水不待他说完，抢着道：“你就别再姑娘长、姑娘短的，我又不是没有名字。”

林佛剑顿了一顿，便道：“好，若水。”

寒若水自己也倒了一杯，啜了一口，道：“林哥哥，如果你在金陵没有其他的事，我们好好地游览这石头城。”

林佛剑连忙摇手：“我没有那份心情游山玩水，而是为了四海镖局的事情来到金陵。”

寒若水娇躯一震，道：“林哥哥，你跟四海镖局有仇？”

林佛剑摇摇头，道：“没有！”

寒若水不禁诧异道：“那你……快说嘛，都快把人憋死了。”

林佛剑笑笑，道：“因为四海镖局接了一趟不该接的镖。”

寒若水道：“为什么不该接？”

四海镖局名闻四海，总镖头是被尊为武林祭酒的人云神龙齐苍霖，他的功夫自不必说了，旗下四员大将也是知名人物，被誉为金陵四圣。

仇天侠是四圣中的剑圣，另外是刀圣武大光，戟圣林飘零，鞭圣呼延昭，各以所长而居武林之圣，才被齐苍霖延来帮忙，四圣中尤以剑圣仇天侠武艺最高，除齐苍霖外，不作第三人想。

今天四海镖局来了一趟生意，托运这批镖货的，是一个乞休归里的老盐道，变卖了在金陵的别业，约计四十万两准备回川中老家去享清福。

四十万两的家财不算小，由金陵入川，差不多要走大半条长江，迢迢数千里，自然不放心，所以才委托四海镖局护送。本来这趟生意应该由齐苍霖自己出马的，因为那位章盐道愿提两成作